



蓝军越过防线

——追思李建树老师

□楼伟华

第一次见到李建树老师，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。那是一次宁波市的作协会议，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呢料中山装，坐在主席台上，一脸的端庄和严肃。

散会后，他把一支老式的钢笔旋紧，别在左边的表袋上。笑哈哈地走过来，拉着我们去餐厅，说：“便饭便饭。”

他的眼睛很小，一旦笑起来，就剩下一条缝了。不过，我们可以通过那“一线天”，体味得到其眼神的亲切温和，还有一丝丝的童趣味儿。此刻，已然没有了主席台上的端庄和严肃。

童心、真心、诚心、爱心、静心、恒心……这些词用在李老师身上，是很贴切的。这些“心”糅合在一起，便是他的“平常心”。这位穿着蓝色制服的长者，曾经是宁波市文学界的领军人物，其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，40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级大奖，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占有一定地位。不过他从来没有给人“权威”的压力感，反而觉得他是一位宽厚的大哥、大叔、大爷。

有一回，我的一本散文集要出版了，请求他写个序言，他愉快地答应下来，不久还把序言发在他的博客上。我看到后，在博客留言区做了感谢式的评论，署名“太翼”。那晚，他的小外孙闹闹看到评论后，跑过去对外公说：“有位太公公给你留言了。”李老师一看，哈哈大笑，对闹闹说：“那是一位比我小20岁的朋友，不是太公公。”不过自此以后，李老师凡是一见到我，总会来一句：“哎呀，今天太公公也在啊。”说罢，还会以前清的屈膝单手叩地礼“问候”我，搞得我心律严重失衡，想要跪地拜揖他了。随之，大伙儿訾然一笑。

一段时期，宁波的香辣小龙虾很

火。李老师知道我很喜欢嚼小龙虾喝中国劲酒，时不时地会来电话“诱惑”一番，说在《文学港》杂志社办公的月湖边上，新开了一家小龙虾店，引得我胃里的馋虫大翻跟斗。于是，飞奔而去。店门确实很小，装修也很简单，但是小龙虾的味道实在正宗。李老师不太喝酒，不过总给我准备两瓶中国劲酒。有一回，我忽然来了豪情，高喊一声“下去”，就一口气把一瓶中国劲酒给喝了。没想到，李老师也拿起一瓶要干完，并高喊一声“下——齿与”。其实，他是为了逗大家一乐，只是小小地咪一口而已，连连说：“老朽年岁大了，喝不了这么多。”他还解释，因为牙齿丢了一颗，所以说有点漏风，把豪情万丈的“下去”，走音为“下——齿与”了。过了个把月，他召集几个年轻朋友搞了一次文学沙龙，其后去小饭店里一坐，席间还莫名其妙地高喊一声：“下去！”原来，他的牙齿补好了，所以没有漏风，而且中气十足。如此“闹举”，似乎是幼儿园大班小朋友所为，放在60多岁的长者身上，很是滑稽——童心所致也。当然，也只有始终保持童心，才会时时体味得到儿童的心态，才会写出儿童们喜爱的作品。

一般来说，李老师总会与我们半个月左右在小弄堂的小饭店里咪西咪西，谈些文学的事儿，谈些生活的事儿，谈些稀奇古怪的事儿。说好是大伙儿用稿费轮流请客，但多数是他抢着悄悄去买单了，还总是说“我的稿费比你们多”。

与李老师接触时间长了，发现除了自己的笔耕不辍，作为宁波市作家协会主席的他，更是把培养年轻作家作为己任，而且古道热肠。余姚有一位年轻人，为了文学创作居然辞职，不久，生活费就成了问题。李老师得知后，便动用手中的“权力”，把他召到《文学港》杂志社做临时工，后来还推荐他去报社工作。可惜的是，这位很有才华的年轻人，不久得绝症去世了。还比如，宁海有一位年轻人酷爱文学，大学毕业后就到《文学港》杂志社打杂，说是不要工资，就是喜欢杂志社的氛围。不过，李老师总是想着办法，根据规定许可的范围，给他发点稿费。现在，这位年轻人已经成为国内比较优秀的新生代作家了。再如，一位外地来宁波的女青年，多次投稿《文学港》，李老师总是给予细心的指点，还几次给她介绍杂志类、媒体类的工作。现在，这位外来妹成了浙江省有一定实力的“打工妹作家”。凡此种种，乃爱心所致也。自然，也唯有爱心缕缕，才能使其作品魅力绵绵。

年少时的李老师，学的是理工科，毕业于浙江大学。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——也许是那个年代的家庭教育印记。不过，幼年时的“文学梦”，在他过了不惑之年得以实现，成为他下半辈子的“正业”，这是他人生的一次“越过”——从工程师到作家。

悲乎，受尽十几年病痛折磨——其间他仍然坚持着创作，李老师去往了天国。虽然蓝色制服的李老师，这一次是“越过”了生死之门，托体同山阿。但是，他的《蓝军越过防线》，作为中国“百年百部”儿童文学经典，建树有致，惠泽后世。

流水书韵

□童鸿杰

人的一生就像流水。

读过一些书，了悟平凡的生命，其实都是在时间长河里，留下自己的命运浪花。而到了岁末，那些伴着书香的流水，总在心头萦绕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在杭城读中专，专业是图书发行。第一次实习，分到浙江外文书店。那时书店还在西湖边湖滨路上。门市柜台细细长长，一抬眼就是垂柳、松柏、香樟，绿树浓荫。花坛也很精致，香气四溢，恰似七色缎带多彩绚丽。

第一次见原版书，犹如“井底之蛙”，欣欣然乐陶陶，颀然而笑。彼时，正值中日围棋对抗赛。乘着空闲时间，拿一本日文棋谱，在湖边寻石桌石凳。学秀策，学吴清源，也喜欢武宫正树，上来一颗黑子，落在天元。

放假，学校也组织分到属地实习。那时候，宁波新华书店还在东门口。不远就是江夏桥。

江夏桥原来是浮桥。小时候跟着母亲进城，蹦蹦跳跳。故而亲切异常。

有时午休，拿一本书到江边。在书香里，总觉得水声听来别样轻柔。下了班，会在江边坐半天。看泡沫一样的莹莹碎珠；问稍稍即逝的水声，何去何从；叹渺渺如白色的烟霭，谁知所踪。年轻人，哪懂得江面是时间长河里的一把锦瑟、一把竖琴。

毕业分到北仑。常常送书下乡，流动供应。

一年岁末，跟大部队去往郭巨中宅。北仑地形是象鼻之状，那一带是象鼻之端。峙头山长坑村，更是浙江大陆最东的村庄，五百年历史悠远。曾是蛮荒之地，海盗横行。

一辆车蜿蜒行在山道。颠簸得人和书都要散掉。渐渐东往，一边无垠之土，一边涛走云竹。脑海中全然是曹孟德“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，水何澹澹，山岛竦峙。”

到村口，还没准备妥当，就被村民环绕。那时的冬天极冷，渔船归了岸，渔网入了库，渔民耐着性子，要等一段时光。听闻有文化下乡，自是踊跃异常。

村民们老老小小，讨要春联，寻个福字，听个相声，和着小调。也有不少来书摊淘宝。

有一个渔民，大概是刚起床，手里还捧着一个碗。碗边还挂着番薯糊，发黄的竹篾架在碗上，一边翻书一边和我闲聊。宁波方言，是吴侬软语的背面。那日我却发现，那人的言语更如金石，硬气，硬朗。

那日卖了几本书早已忘掉，印象中只对那村庄有一种神奇的自豪。都说山环水绕，孕育智者、仁者和勇者。原来四明大地，山民矫健、农民敦朴之外，也有渔民不惧浪遏飞舟、惊涛卷浪。

离开之时，回头望，路在海中若隐若现。想起一首歌，“时光的河入海流，终于我们分头走。没有哪个港口，是永远的停留。”

时间在水里显得慢。离开了水，人们都不在意指尖漏掉的时光。

后来，到口岸单位工作。2012年，恰逢中宅码头开发，我被派去负责矿石取样。那一带已被征用，村庄居民也全数迁移。

彼时高速未通，路还是颠簸的旧途。码头百废待兴，人总是风尘仆仆。

因为昼夜倒班，取样又是定时定量，我自带了书籍过去。夜里，风从海上来，比传说中的海盗还要彪悍。衣领被粗暴地拎起，卷起的矿砂铺天盖地。有时放下书去工作，回来时书已不知去向。

天气晴朗，遇到港区停卸，就去登山。

港湾之中看港湾，站在山巅，远处岛屿星罗棋布。近看龙门吊，静默如处。

海上有繁花，亦有书香。忽然觉得这港湾也是一本书。穿山大港，是鸿篇巨制；中宅码头、光明码头、港鑫东方，像散文，像小诗，像人间戏剧。那些文字直立在海浪之中，充满生机，如此和睦。

“书藏古今，港通天下。”句章的黎民在这本书上传道，鄞县的百姓在这本书上东渡，明州的祖祖辈辈为守护这一本“海定波宁”，义无反顾。而今天的我们，水天一色，开放开阔，一条海丝之路灿若星辰。

